

辛苦遭遇《红楼梦》

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水渐盛,春风初生,春风十里,皆如我的新生。

晚上下楼的时候,忽然听到《枉凝眉》的歌声,应该是有人在看87版的《红楼梦》,心说这年头还有人如此小雅,倒不多见。等到接了晚自修的女儿回家,小东西居然让我把手机给她,说要下《红楼梦》看,把我惊呆了。“怎么忽然想到要看这个?”“学校要求的名著阅读排到《红楼梦》了,有同学在网上说,书看不进去,还不如看看电视剧。”我恍然。

女儿下的最新版的,两集跳着看看,无感。我提示她,87版好像更接近原著,她又下了三集。这下感觉来了。“妈妈,《红楼梦》怎么这么土?”唐突了曹老,您可千万别气,跟那些穿越剧比,您这可不是一个字,土。“妈妈,林黛玉真做作。”独生子女的你哪里知道她的难处,小小年纪,寄人篱下。我腹诽。“贾宝玉怎么这样,男的演的还是女的演的?”言下之意怎么挑了个不男不女的。“妈妈,薛宝钗真心漂亮。”看来宝姐姐的美还是能跨越岁月风霜的。下面,精彩的来了,“妈妈,那个薛蟠你说是不是就是王某聪那样的?”“差不多吧,富二代,哦,不对,王某聪在国外留过学的,比薛蟠聪明,薛蟠成绩很差。”“妈妈,刘姥姥跟你真像,你长得跟刘姥姥一样。”哈哈,母女一向就老丑问题没大没小惯了。先前我暗讽过她像刘姥姥“食量大如牛,吃个老母猪,不

抬头”,她许是一直没留意姥姥是谁,这回见着了,立马给我回击。我赶紧调整话题,“那个玉带林中挂说的是谁?”“林黛玉呀,这不明摆着吗,倒过来念就是了。”我晕。都是脑筋急转弯给害的!

我知道小东西这是逗我。老师发的几张《红楼梦》要点,她还不是背得滚瓜烂熟。但《红楼梦》是拿来背的吗?真正烂熟于心,那是要基于情到深处无怨尤啊。搬出家藏的《红楼梦》珍本连环画给她,她翻翻,显然对其发黄的纸张不满意。想我书香门第,先生也是爱书如命,怎么会生出个不爱书的孩子呢?可是过天,你就发现错了。你以为她肤浅,她看龙应台。语文课要自己用幻灯讲解最爱的一首古诗词,她花了两个下午,做的是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,回来告诉我,她做的幻灯老师放了一堂课,从来没有过的。我就鼓励她,这是老师觉得你与他想象的不同,你选的这首词,让他觉得你有内涵呢。我这不是蒙她吗。

最近热播《平凡的世界》,就有媒体说书随剧热,我觉得这其中多少有媒体的臆断在里面,你说生于移动时代的孩子爱看《平凡的世界》?你信?他们玩贴吧玩空间玩美图,对手机功能了如指掌,对韩剧如数家珍,对迟昌旭李敏镐的了解不知要超出贾宝玉诸葛亮他们



多少倍,所以四大名著才会被列入中高考必读书目。

他们看着《还珠格格》长大,不是文青也不是愤青。他们迷恋选秀式的励志,三天换一个偶像。他们看郭敬明,《悲伤逆流成河》,《小时代》一茬茬地追下去;他们看韩寒,在影院里边笑边看《后会无期》;他们看张嘉佳,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,少年强说愁。他们对湖南卫视《变形计》的热情要远超央视的《新闻联播》,尽管家长一再提醒说后者能帮助提高政治的成绩。这就是我们为他们营造的成长环境。

他们有点可怜,于他们而言,阅读四大名著,更多的是为了语文考试时不要失分。最痛

苦的是他们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做所谓的阅读题,分析揣摩作者的意思。一本《红楼梦》不知有多少隐喻侧笔曲笔,对于披星戴月求学期的孩子来说,遭遇《红楼梦》,实在是辛苦。

我同意全国人大代表、作家二月河的观点,“很多大学生读不下去《红楼梦》这种现象是耻辱”,不知道先生这一言既出,多少大学会将修读红楼列入学分,我想质疑的是,对于初高中教育阶段的孩子,是不是需要从四大名著中找出那么多要点熟记?姑且不论那些所谓的要点越来越偏越来越怪。我们到底还需要多少这种断章取义式的阅读来扼杀阅读本身的美好?

偷窃——上世纪七十年代碎片之八

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明白,凯风拂过,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为了弄到一点零钱,我们不惜铤而走险。鄂东农村田头地边长着一种高大的乔木,叫做木籽树。这种树能结出一种叫做木籽的果实,一串一串的,每串上有数十上百颗木籽,大小、形状跟石榴籽差不多,外面长着一层白色的蜡质,据说可以榨出高级润滑油。这木籽当年可以卖到3角钱一斤,接近猪肉的一半,相当可观。放学路上,我们早就盯好目标,下课后,等大队都走了,几个人磨蹭到最后,看看四下无人,几下手就爬到树上,折下木籽串往书包里装。此时已是深秋,树叶已经落光,树枝很脆,一折就断。我们动作很快,不到5分钟,手边的木籽就被一扫而空。剩下的木籽都在高处,树枝很细,爬不上去,就留着吧。

并不是每次采摘都很顺利,有时我们也受到惩罚。树上长着一层毛毛虫,浑身硬刺,如果被它刺到,那种带痒的刺痛会给你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。我们每个人都刺到过,有个小伙伴有一次痛得松了手,从树上掉了下来,好在没有摔断腿,但痛得龇牙咧嘴,满脸是泪,还不敢大声叫唤,怕人家发现。风险大,收益自然大,一个秋天过去,我们每个人都能“挣”上几块钱。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,比我父亲忙半个月都强。

当时,这木籽树属于生产

队所有,我们采摘木籽,完全是偷窃行为。老师讲过多次,偷东西是坏行为,但我们只听进去一半——私人的东西不偷,集体的东西不偷白不偷。尽管偷东西会被抓起来游街,但我们实在架不住木籽的诱惑,那一树白花花的木籽,就像挂了一树的硬币,那么多钱挂在树上,不偷怎么对得起那副好身手呢?

不仅偷木籽,大集体所有的东西,我们都偷过。印象比较深的,一是偷猪粪,公家的或是绳子拴养的猪粪都偷,装进土筐提回家作为肥料;二是偷柴火,当时大队有个林场,山上灌木比较多,我们经常溜进去偷割,背回家做柴火;三是偷烧瓜,烧瓜是一种本地菜瓜,两个拳头大小,可以生吃,也可以炒菜,边吃边跑很有成就感;四是偷鱼,鱼塘属于生产队,我们把塘水放干,竭泽而渔,收获固然很大,但行为很是可恶,我干过一次就再也不干了;五是偷鸡蛋,那时生产队有好几个草垛,每个草垛有五六米高,很结实,冬天里,小孩子喜欢躲进草垛,又暖和又好玩,有的母鸡喜欢在草垛里下蛋,我们钻进去找,找到了就藏进口袋,从来不给送家。总的感觉是,偷东西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,说出来也不丢人。

那时老师总是教育我们说,小时候偷针,长大了偷金,

偷针挨人骂,偷金挨枪子。班里有女生喜欢小偷小摸,有一次,一个男生带来一支很华丽的钢笔,那是他家里亲戚买了送他的。有一天,他的钢笔不见了,老师很重视,立即召集大家开会,要求“拿”钢笔的同学交出来。我坐在位子上,莫名其妙地紧张,如果老师怀疑是我拿的,那就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如果再告诉我父亲,一顿暴打是挨定了的。一想到这里,我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。不要以为没有拿东西就可以气定神闲,事实上,我身边的好几个同学都很紧张,他们跟我一样,十分担心被查问。那年头,你有没有偷不重要,重要的是老师认为你偷没偷。最后,有人检举,老师在那个女生书包里找到钢笔了,一个响亮的耳光刷过去,她再也没有抬头。第二天她没来上学,我以为她不会再来。可是第三天她来了,神色如常,我虽然不喜欢她,可心里还是很佩服的。不知道老师那一巴掌刷的疼不疼,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跟家里解释的。如今我偶尔会想起她来,不知道她后来嫁给了谁,现在还偷不偷东西。

我偷东西也被抓住过一次。那是偷大队养猪场的猪粪,被饲养员发现了,他追了很久,最后抓住了我,他把我偷的猪粪倒进河里,还把粪筐狠狠地摔了几下,丢下我站在河边发呆。把这件事跟老师刷的那一

巴掌联系在一起,我得出一个结论,偷集体的可以接受,偷个人的不允许。偷集体的顶多算是调皮,偷个人的就是小贼。调皮是正常的,小贼就有点危险了。事实上,小时候偷了那么多,我从来没有内疚的感觉,没有觉得对不起哪个。相反,每次回忆起来,我都觉得很有意思。儿时的几个伙伴都偷过,他们都觉得小时候的那种偷窃算不了什么。

后来我想,鄂东乡间民风淳朴,一向厌恶偷窃,为什么有那么孩子偷窃,父母却不予管教呢?多年以后我才发现,农民是反对集体所有制的,偷窃就是对这种制度的反叛。对这种说起来人人所有、实际上人人没有的公有制,农民没有办法公开对抗,于是,就对孩子偷窃集体的东西持默许甚至怂恿态度。但是家里反复强调,集体财物可以偷点,别人家的东西千万不能偷,我们也恪守这一点。我们不是好孩子,可如今并没有变成坏人。今天那么多腐败分子,他们小时可能都是好孩子,没有偷过东西,没有做过坏事,家长爱护,老师喜欢,可谓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,可是长大后却做了那么多坏事,不仅偷钱,偷人,还偷国家。可见,“小时了了,大未必佳”的话靠不住,老师说的“小时偷针,大了偷金”的话也靠不住。

江花

小山楼 A8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肖方元 校对 广佳